

有研究显示,全球孤独症流行率约为1%,同时孤独症是世界上患病人数增长最快的病症之一——

应对孤独症,世界需要“一个重大转变”

梁凡

4月2日,是联合国设立的“世界提高孤独症意识日”,今年的主题为“关爱孤独症儿童,关注与支持孤独症人士的照顾者和专业工作者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根据一些国家及研究机构的调查,全球孤独症患者确诊比例近年来不断上升,已发展成为一种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。

当地时间4月2日,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“世界提高孤独症意识日”致辞中强调,国际社会必须认识到孤独症患者对社会的积极和多样化贡献,并共同努力为所有人建设一个包容和无障碍的世界。

孤独症谱系障碍(也称自闭症)是一类发生于儿童早期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,以社交沟通障碍、兴趣狭隘、行为重复刻板为主要特征,包括言语和非言语障碍。这些症状在孩子6个月后,尤其是1岁至1岁半后会逐渐显现。

尽管一些文学影视作品将孤独症患者描述成“天才”,如美国电影《雨人》中拥有惊人数学计算能力的雷蒙,但现实中大多数孤独症患者没有特殊天赋,并且3/4的孤独症儿

童的智力是偏低的;“孤独”或“自闭”也绝不是单纯的性格问题,孤独症的症状在语言、情绪、感知、注意等多个层面均有体现。

虽然孤独症对患者,尤其是患儿的身心健康危害很大,使其面临严重的生理和社会化障碍。但目前人类对于这一疾病仍缺乏足够的认识,发病原因尚不清楚,也没有特效的药物和方法,公众对于“孤独症”也比较陌生。

为增加公众对孤独症谱系障碍的认知和理解,促进早期诊断,早期干预和对孤独症患者及其家庭的支持,2007年12月,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,从2008年起将每年的4月2日定为“世界提高孤独症意识日”。

二

据报道,有研究显示,孤独症是世界上患病人数增长最快的病症之一。

今年3月,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美国最新的孤独症流行率——2.76%。也就是说,美国每36名8岁儿童(2023年发布的数据,调查的是2012年出生的儿童,2020年开始统计)中,就有一儿童有孤独症。这一数字较2021年公布的统计数字2.27%,飙升了22%。

自美国疾控中心从2000年开始系统地跟踪孤独症流行率以来,这个数字一直在节节上升。

根据英国此前的一项研究,通过重审自1998年到2018年这20年间英格兰900万人的健康记录,英国疑似孤独症患者病例数飙升78%,最大的增长来自19岁以上的成年人的诊断。

目前,全世界并没有形成完备、一致的孤独症筛查体系和筛查方法。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,世界上约1%的儿童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,总人数超过7500万人。2022年,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对全球34个国家、自2012年至2021年这10年间的孤独症流行病学研究展开了一项综述研究,该研究同样认为,全球孤独症流行率约为1%。

有报道称,20世纪80年代,全球孤独症的患病率被认为仅为0.2%~0.4%。此后40年间,其患病率不断上升,时至今日,已发展成为一种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。

根据相关研究,孤独症的患病率增高,并不一定意味着患上孤独症的人越来越多了。而更多是由于诊断方式与工具的改进,越来越多的孤独症患者被诊断出来;此外随着公众对孤独症的认知水平越来越高,有更多人、尤其是年轻的父母发现自己的孩子有异常时,会愿意带着孩子去做评估和诊断。

三

目前,孤独症还没有有效的药物治疗方

案,对于许多孤独症患者来说,症状将伴随一生。但大量的研究数据也表明,大约有9%的孤独症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,将近80%~90%的孤独症孩子通过科学干预后症状会有所改善,而促成这种结果的关键原因之一便是早发现、早诊断和早干预。

今年的联合国“世界提高孤独症意识日”特别提出,要实现“一个重大转变”,即“摆脱治愈或改变孤独症患者的叙事方式,转而专注于接受、支持和包容孤独症患者,并倡导他们的权利”。

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国际社会需要更加努力推广包容性教育、平等就业机会,并创造尊重每个人的环境。

根据美国德雷塞尔大学2015年的研究,美国孤独症青年高中毕业之后,只有58%的人能得到一份工作,其中80%是临时性的。事实上,如何帮助成年孤独症患者自理自立,仍是有待国际社会共同正视的课题。

日本孤独症患者终身养护机构“榉之乡”,或许是一种可以借鉴的成年孤独症患者托养模式。

“榉之乡”由康复中心、福利工厂、孤独症家庭住所三部分构成,享有政府补贴,大龄孤独症患者可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完成简单的手工作品,自食其力,用售卖作品的钱支付养老费用。



中国援纳医疗队向当地学生传授中医文化

近日,第15批中国援纳比亚医疗队队员在伊曼纽尔·谢菲迪中学为50多名学生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中文课。他们用针灸、火罐作教具,以传统中医文化为内容,让同学们在寓教于乐的沉浸式体验中学习中文。图为在伊曼纽尔·谢菲迪中学课堂上,校长卡奇奇瓜体验拔火罐。

新华社发(穆萨·卡萨克摄)

最年轻总理下台 芬兰政坛增变数

毕振山

“过去几年很难,就(我)个人而言也是如此。”

当地时间4月5日,芬兰总理马林宣布辞任社会民主党党主席职务。马林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,过去几年对她来说很艰难,其“抗压能力和耐力受到考验”。她表示,自己将作为一名议员开始工作,“希望能过上平静生活”。

在此前举行的芬兰议会选举中,马林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仅获得议会200个席位中的43席,少于民族联合党的48席和芬兰人党的46席。按照惯例,民族联合党党主席佩特里·奥尔波将出任总理并负责组建新一届政府,马林失去了连任的机会。

现年37岁的马林在2019年出任芬兰总理,是芬兰历史上最年轻的政府首脑。外界当时颇为关注年轻的马林能给芬兰带来什么改变,但2020年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使得马林无暇他顾。过去3年,虽然芬兰度过了疫情下的艰难时期,但马林个人却因卷入“派对门”“照片门”而受到非议。

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,欧洲普遍陷入能源危机,芬兰也未幸免。能源价格上涨,生活成本飙升,2022年芬兰的通胀率上涨7.1%,创下40年来最高涨幅。为应对通胀,马林政府不得不增加开支,由此导致政府债务飙升。有数据显示,马林任内芬兰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,从64%上升到了73%。

马林任内,芬兰还放弃了中立政策,转而与瑞典一起申请加入北约,同时寻求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更积极作用。今年3月,马林访问乌克兰时表示,芬兰考虑向乌提供“大黄蜂”战斗机,此举引发芬兰政界不满,一些人批评马林没有和芬兰政府、国会就此事进行沟通。

这次议会选举之前,民调显示马林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仍然有赢得选举的机会。但最终结果表明,在大选中主打经济牌的民族联合党笑到了最后。而且在此次选举中,右翼政党压倒了左翼。

民族联合党属于中右翼,其获得的席位比上次选举增加了10席。芬兰人党属于极右翼政党,以反移民和退出欧盟为目标,其获得的席位比上次选举增加了3个。中左翼政党中,中间党比上次选举减少8个席位,绿党减少7个席位,左翼联盟减少了5个席位。

据报道,民族联合党党主席奥尔波于2007年首次当选议员,后来担任过芬兰的农业部长、内政部长和财政部长等。2016年,奥尔波出任民族联合党党主席。与马林相比,53岁的奥尔波更加沉稳和务实。奥尔波在竞选时强调国家财政问题,赢得选举后也表示要把经济复苏、减少债务和推动就业等作为执政要务。

由于民族联合党没有获得议会过半数席位,奥尔波仍然需要寻找其他党派组建执政联盟。他既可能与极右翼的芬兰人党结成联盟,也可能让社会民主党继续作为执政党之一。不过马林已经表示,她不会在新政府中出任部长级职位。

外界有分析认为,芬兰此次选举情形与去年瑞典议会选举类似,都是极右翼政党成为第二大党,且芬兰民族联合党的政策与瑞典执政的温和党的政策较为接近。此次选举意味着芬兰社会正在“右转”,未来新政府的政策可能会趋于保守。如果芬兰人党加入执政联盟,那么芬兰在移民问题上可能会更加强硬。

值得关注的是,就在芬兰进行议会选举的同时,该国已于4月4日正式加入北约,成为北约第31个成员国。芬兰加入北约是想确保本国安全,但此举也将芬兰推向了北约与俄罗斯对抗的前沿。对于芬兰加入北约,俄罗斯方面表示将采取反制措施,包括加强在西部和西北部方向的军事力量、可能部署核武器和高超音速导弹等。

对芬兰来说,加入北约是一条全新的路。芬兰在北约内发挥什么样的作用,在俄乌冲突中扮演什么角色,都需要奥尔波领导的政府去探索。而这条路对芬兰是利是弊,也有待事实去证明。



动物园内的“彩蛋大餐”

复活节即将到来,伦敦动物园为动物们准备了特殊的“彩蛋大餐”。图为当地时间4月5日,在英国伦敦动物园,一只苏门答腊虎享用“彩蛋大餐”。

新华社记者李颖摄

一周数读

0.3%

当地时间4月5日,德国四家权威经济研究机构公布了一份联合经济预测报告,将2023年德国经济发展预期从去年秋季预测的衰退0.4%调整为增长0.3%,2024年则将增长1.5%。报告预计,今明两年德国的通胀率分别为6.0%和2.4%。

280亿美元

哈萨克斯坦外交部近日表示,2022年哈萨克斯坦吸引海外直接投资280亿美元,比2021年增长17.7%,创下10年来新高。根据哈外交部提供的数据,2022年荷兰、美国、瑞士位列对哈投资前三。哈外交部表示,计划在未来7年吸引至少150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。

26%

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,美国空军宣布放宽招募新兵的体脂限制,男性新兵的体脂率标准由原先的20%放宽至26%,女性新兵的体脂率标准则由原先的28%放宽至36%。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先前数据显示,美军各军种都存在发胖趋势。美联社援引一项调查结果报道称,2019年2月至2021年6月,美国陆军体重达到肥胖的现役士兵增加了1万人,肥胖士兵占全部调查对象的近四分之一。(郭济 译)



艺汇丝路——中阿知名艺术家采风作品展

当地时间4月3日,“艺汇丝路——中阿知名艺术家采风作品展”暨中阿艺术家对话沙龙活动在埃及开罗举行。图为人们在开罗参观展览。

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 摄

美元式微已是大势所趋

阅读提示

当前美元货币体系正遭遇远较上世纪70年代更根本的危机和冲击。当前的全球性“去美元化”热潮,其实是美元体系危机的“表征”,看似纷乱、零散,但背后存在一条主线:促进本币交易,降低对美元的过度依赖。

亚太,印度央行推出国际贸易的卢比结算机制;东盟国家近日同意在该地区加强本地货币使用,以减少对当前国际主要货币的依赖,部分国家则计划成立“区域集成支付网络”,推进本币对外汇的结算。

在中东,伊朗、土耳其、沙特、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宣布,将推进对外本币交易。在拉美,巴西称将与阿根廷共同推进新货币“苏尔”的创建;2023年3月底,巴西宣布与中国的双边经贸中使用本币结算,并推动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。在非洲,南非等国也表示,将采取措施,以摆脱“过度依赖美元”的状态。

与2008年不同,发达国家总体较为沉默,但其实也已暗流涌动:以色列央行表示已将加元、澳元、日元和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;法国则于近期与中国完成一笔人民币结算的天然气交易。

此外,近些年来,欧洲为提升欧元地位、降低对美元依赖,实际上已经做了大量工作,包括完善和加强欧元体系、创建绕过美元的外汇交易系统“贸易互换支持工具”(INSTEX),目前成员国已扩展至14国。

背后动力

如前所述,本次“去美元化”并非美元遇到的首次危机。“二战”以来,美元危机已经发生多次,每次重大危机,都在美元体系上留下深刻“疤痕”。

此前最大的美元危机是上世纪70年代的“尼克松冲击”,在中东石油危机的影响下,叠加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,导致美元与黄金直接

挂钩的“布雷顿森林体系”崩塌。

此后,美元仍是国际标价、交易、支付、结算、储备的关键货币,但美元发行不再受黄金等外在约束,各国自主决定与美元的汇率制度,俗称“牙买加体系”。其主要特点是,国际货币不再是商品货币,而是主权货币;美元“一元独大”,是国际货币的核心,但欧元、日元、英镑、加元等也是国际货币,尽管其重要性远低于美元。

此后,国际上爆发多次国际金融危机,包括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、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次贷危机等,都对美元体系带来冲击和改变,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的运行机制改革和“特别提款权”(SDRs)发行机制的完善,人民币国际化加速推进等。这些变化虽未触及美元体系的核心,但推动了美元体系的“外围”变化。

纵观历史,国际货币体系是不断演进的。推动货币体系变迁的主要动力是全球经济的推动,不会随经济格局的变化而立刻变换,其间存在一段的“时滞”。这一方面是因为国际社会需要一定过渡期,以改变行之已久的交易习惯、账簿体系等,适应新的国际货币;另一方面,货币并非纯粹金融事物,而是与主权、政治、国家利益等密切相关,任何国际货币的变迁,背

后总是伴随着国际政治阻力和冲突。

因此,当前美元体系遇到种种问题,但是否转化为足以撼动其国际地位的“危机”,取决于政治、经济等很多因素。

根基动摇

自成立始,美元体系至今已有近80年历史。与当初相比,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。

经济上,新兴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,以中、印、印尼、巴西、俄罗斯、土耳其、墨西哥等为代表的“新兴七国”(E7),有望于2030年前后,正式超越美、日、德、英、法、意、加拿大等为代表的西方“七国集团”(G7)。其中,中国发展最具冲击力,很多国际机构认为将在今后十年内取代美国,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。

政治上,大国地缘竞争全面升级。自2020年至今,美国对华战略“一年一个版本”,虽然在试错调整中,但基调调基本确立,即以华以竞争与遏制为主,合作与协调为辅。而为了打压俄罗斯,美西方不惜“公器私用”,将国际结算体系、美元体系等全球经济金融领域的“公共产品”政治化、武器化。

由此观之,当前美元货币体系正遭遇远较上世纪70年代更根本的危机和冲击。当前的全球性“去美元化”热潮,其实是美元体系危机的“表征”,看似纷乱、零散,但背后存在一条主线:促进本币交易,降低对美元的过度依赖。

随着美国在全球地位的相对衰落,美元继续维持“独霸”地位,不仅对全球经济稳定带来冲击,对美国国内经济也弊大于利。当然,由于美元体系的“惯性”,且目前世界尚无足以替代美元的第二货币,美元地位还将继续维持较长时间,但美元式微已是大势所趋。

(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)

管窥天下



徐飞彪

最近,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传出“本币结算”“摆脱美元依赖”的消息,国际上“去美元化”的呼声再度高涨。上一次“去美元化”热潮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,当时欧盟是重要推手,但随着欧债危机的爆发以及美国经济逐步回稳,这一声音逐渐趋弱;而本次“去美元化”潮流的掀起,背景则复杂得多,影响范围也更为广泛深远。

警讯不断

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,美国联合西方盟友,对俄罗斯发起史无前例的经济、金融制裁,美西方不仅对俄罗斯的主要银行、企业甚至政府高官和部分社会精英个人使用美元进行限制,而且将俄罗斯“逐出”国际结算系统(SWIFT)。

为了早日“摧毁”俄罗斯,美欧竟然不讲国际社会数百年遵守的金融道义,对俄罗斯及其居民在美西方的资产进行直接扣押、没收。此举引发全球恐慌,成为引爆本轮国际“去美元化”热潮的导火索——

先是俄罗斯及其盟友宣布放弃使用美元。2022年4月,俄罗斯决定向“不友好”国家和地区供应天然气时改用卢布结算;2023年3月,俄总统普京郑重承诺,不仅将在中俄双边贸易中使用人民币,还将在俄与第三国的贸易与投资中使用人民币。

此后,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跟进。在